



世界美术全集



东南亚美术

吴虚领 著

ART *of* SOUTHEAST ASIA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世界美术全集



东南亚美术

吴虚领 著

ART *of* SOUTHEAST ASIA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南亚美术/吴虚领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世界美术全集)

ISBN 7-300-05549-4/J·138

I.东…

II.吴…

III.美术史—东南亚

IV.J13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5483 号



世界美术全集

东南亚美术

吴虚领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8.75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44 000

定 价 6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这是第一部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出版的由中国学者编纂完成的《世界美术全集》，因此也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原创性和鲜明学术特色的观察和研究古今中外重大美术现象及美术发展概况的图文资料集成。

编写一部《世界美术全集》，较为完整、清晰地反映世界各民族美术发展的历程，是很多中国学者的夙愿。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几千年连绵不断的中国美术也是在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中生长发展起来的。现代中国正在认真了解和研究世界，世界各国人民也在认真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包括文化交流）在不断增强，中国对整个世界的视野也在不断拓展，这对中国和世界的进步，对文化艺术的繁荣，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现在这一进程还在延续，还在不断地扩展。

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学者来编写和出版《世界美术全集》这件事显得尤为重要。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历史环境和研究条件的限制，几十年来我们迟迟未能把这项工作提上日程；另一方面，不少欧美学者编撰的世界美术史虽然在资料的汇集和学术观点上各有特色，但不少著作因受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对亚洲特别是中国艺术史的面貌反映得很不充分，对俄国和东欧艺术也存有偏见，不予介绍或一笔带过。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有些著作中把中国固有的领土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美术作为中国域外艺术来介绍和评述。显然，这一类违背历史真实、观点有失公允的美术史，不利于艺术史知识的传播，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也同样不利于艺术史的深入研究。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有良知的艺术史学家们的重视。我们高兴地看到，不少欧美和亚洲学者正在为扭转这一状况作出种种努力，他们也期待中国的美术史学家们作出自己的贡献。

十年前，当我们初步完成《中国美术全集》的编纂、出版工作之后，就开始筹划和出版《世界美术全集》的事宜。由于有中央美术学

院美术史系编写外国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教材的基础,又有台湾光复书局的支持和赞助,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二十多位同道齐心协力,经过数年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全部书稿,可惜因为料想不到的困难未能及时付梓。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二十卷本的《世界美术全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以上述书稿为基础补充改写而成的。参加全集编写工作的有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教授和研究员。

科学、客观的史学观是我们编纂这部《世界美术全集》的指导思想。我们力求以史实为基础,努力真实客观地叙述和评析各个历史时期各民族的艺术创造,展现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创造在造型艺术和实用工艺美术中的成就,反映世界各国人民艺术创造的智慧与才能。我们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之间友好的艺术交流也予以关注和重视,正是各民族之间艺术的相互影响,促进了世界艺术的繁荣。我们努力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整个世界的美术历程,但毋庸讳言,要真正达到理想的目标还有待我们和以后的中国学者的继续努力。一方面是因为世界美术史的研究在中国起步相对较晚,学术队伍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也由于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美术史在以往的研究中还属于空白,有待于中外美术史家协力去弥补这些不足。

本书以普及世界美术史知识为主要目的,对美术史研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因篇幅限制,只能稍加涉及,不能充分展开,好在不少中国学者已有独立的专著出版,可以满足读者进一步阅读和研究的需要。

《世界美术全集》编委会

主 编: 金维诺

副主编: 邵大箴 佟景韩 薛永年

2004年3月于北京

总 论

东南亚，顾名思义，是指亚洲的东南部分。它的东面是太平洋，西面是印度洋，南邻澳大利亚，北与中国云南、广西和广东接壤，其地域范围包括中南半岛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内的广大群岛。“东南亚”这一名词最早见于19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的著述，但普遍使用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

在中国，该地区常被称为“南洋”。这一始于明清之际的名词，指今南中国海及其周围一带的海域，并包括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在这之前，我国历代史书又有不同的称谓，所指范围尽管不同，但均与“东南亚”的地理概念有关。如《史记》、《汉书》所称之“南越”或“南粤”，除包括今广东、广西外，还包括越南的北半部，它的南界“日南”即今越南的岷港一带。《后汉书·南蛮传》把日南以外诸国称“日南徼外”，有林邑和掸国等。其中林邑在今越南南部，而掸国则在缅甸北部。《晋书·南蛮传》除记载林邑外，还出现了扶南古国，即后来的柬埔寨。《梁书·诸夷列传》把包括林邑、扶南在内的东南亚古国，还有印度，统称“海南诸国”，并指明它的位置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实际上是把这个早在汉代就有的地理概念更加具体化了，只不过在汉代不称“海南”而称“南海”。如刘熙的《释名》：“南海在海南，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名南海。”

指的就是中国以南的广大海域。唐代求法僧义净从印度经苏门答腊回国后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亦把包括苏门答腊在内的古国称做“南海诸洲”。宋元多因之。明代著作更有称其为“东西洋”者，明初郑和组织大型船队七次到东南亚活动，所谓“三宝太监下西洋”，即是指这一壮举。

无论南洋、西洋，抑或海南、南海，都是以中国为本位的称谓。从地理上看，东南亚是从中国西南延伸出去的一块土地，它的中心就在云南林木茂密的巍峨的高山上，从这里发源的无数条大河向南奔流入海，在沿海的弯曲处形成冲积平原和肥沃的三角洲，那些古老的王国就建立在这些河流的谷地和平原上，并依靠地理的自然分界划分疆土。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是紧密而天然的，这些称谓也是有其内在的原因的。

可是，从世界史的意义上来说，它毕竟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对来说，“东南亚”是从整个亚洲大陆来说的，方位既明，概念也比较清楚，因而本书仍以这个专用词条冠名。这是首先要说明的。

从文化上看，东南亚也与中国密切相关。我们并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但人类的活动毕竟与地理的自然走势有关，远古尤其如此。根据民族学的材料，东南亚的许多主要民族都是从中国南方迁徙过去的。越南人来源于中国古代的越族自不必说，即使构成柬埔寨的吉蔑人和孟人也是中国古代的移民。掸泰人系由云南迁徙至缅甸、泰国，而缅甸蒲甘朝的骠人系出藏缅族，老家在中国的西藏和甘肃。老挝的国名又称哀牢，而哀牢本是古代中国云南的一个民族，《后汉书》有传，老挝之称哀牢显然是因其种族与古哀牢人有关。现今缅甸仍称中国人为“胞波”，更是一种民族上的认同。毫无疑问，中国古代这些民族远在秦汉，甚至更早，就已沿着中国云南和两广的山间谷地和河流来到了东南亚，并在那里繁衍生息。

文献记载，中国与东南亚的最初接触是在周代初年。《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了一个越裳国，曾在“周公居摄六年”献贡，这个越裳国就是今日的越南，如果所传不误，那么

距今已3100多年了。

更为可靠的是秦汉间建立政权的南越国，它的疆域南界深入到越南的中部，甚至南部，这是中国对东南亚行使政治宗主权的开始。

然而，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主要还是经济上的，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主要是随着经济活动的开展在东南亚不断增强着。

如前所述，东南亚的几条大河均发源自中国云南的山中，贯穿缅甸全境的伊洛瓦底江源出丽水，萨尔温江的上游是怒江，越南的红河为云南元江的下游，老挝与缅甸以及老挝与泰国的界河湄公河在中国为澜沧江，它流经柬埔寨，并最终在越南的南端入海。而且，河流是因山脉的走势自北向南流淌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乃至马来西亚的山脉亦皆源于中国西南，古代中国的居民即循这些南北向的山间谷地，沿着河道往来于东南亚与中国之间；反之，东南亚与更远地区的居民亦然。比如东汉三国时，大秦（古罗马）和天竺（古印度）的商人常循孟加拉湾进入伊洛瓦底江，然后沿江北进入中国，此即《后汉书》记载的“掸国西南通大秦”，以及鱼豢《魏略》更具体记载的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益州即今四川，永昌即今云南保山一带，有些学者所称的川滇缅印古道实际上就是指这条交通线。

其实，交通线并不止这一条，几乎每一条河流都可以构成局部的交通路线，这样的结果自然引动双边贸易的发展。如《汉书·南越传》有南越王赵陀因西汉中央政权禁止铁器贸易而犯边的记载，是知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铁器已输入两广、越南，而且愈往下贸易愈频繁，事见《真腊风土记》：

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蜡，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及水银、银朱、纸札、硫黄、焰硝、檀香、草芎、白芷、麝香、麻布、黄卓布、雨伞、铁锅、铜盘、水珠、桐油、蓖箕、木梳、针。其粗重则如明州之席。甚欲得者则菽麦也，

然不可将去耳。

举凡一切生活用品，从金银、丝绸、陶瓷以至土产杂物，差不多都需要从中国进口，其规模可想而知。与此相联系，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以及制作工艺也一并传到东南亚，直接对那里的农业和手工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除越南外，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相对于印度似乎要逊色得多，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深思而且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毫无疑问，印度也是很早就发现了东南亚，而且通过东南亚到达中国，所以《后汉书·西域传》才有在桓帝年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的记载，但它很难说比中国还早，因为那时人们还不懂得利用印度洋的季风，在汉代以前不大可能由海路交通东南亚，而且从地理上看，印度从陆路进入东南亚也远不如中国方便。可是，后来居上，古代印度人的商业意识比中国人要强烈得多，他们一旦认识了这个地区，就充分利用已经开通的商道，频繁接触，印度的僧侣，不管是婆罗门教的，还是佛教的，也随着这些商业活动来往于两个半岛之间，他们成了文化的传播者。更为重要的是，印度人凭借商业活动，凭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东南亚取得支配地位，商人或伴随商人而来的僧侣、贵族，有可能被当地的土著拥戴而成为统治者。我们在出土的碑铭上可以发现一些相关材料，同时，中国史籍也明确地说明这一点。如《梁书·扶南传》记载：

其主侨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主扶南。
侨陈如心悦，南至盘盘，扶南人闻之，举国欣戴，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

侨陈如，梵文Kaundinya的汉译，他晚于东晋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奉表贡献的竺旃檀，因而，其主扶南应在这之后，或4世纪末。据该传所载，由此至梁大同五年（公元539年），似

乎一直是他的子孙统治着扶南，也就是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扶南是由印度血统的人在行使有效的管理权。我们注意到该传讲到侨陈如王扶南后改变了扶南的旧有制度，“用天竺法”，那么，至少也在这150年间，扶南全面接受了印度的文化。

扶南如此，东南亚其他国家也一样。如婆利国“王姓侨陈如”，大概也是一位印度人。狼牙修国有贤者为国王所逐，奔天竺，天竺王妻以王女，后为国人“迎还为王”，实际上也应算做印度人。

问题还不在于这些国家是否由印度人统治——这只是一个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商业活动的频繁，大批僧侣得以进入这些国家，文化传播通过僧侣在宫廷中展开；反过来，商业活动又通过僧侣在宫廷中所传达的宗教意识而进一步合法化、获得特权以及种种优惠，因而传播速度之快，传播力度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婆罗门教或者说印度教以及佛教在东南亚成为国家宗教，梵文、巴利文被普遍使用，当地住民并参照古代印度的文字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如骠文和孟文；不少王室根据印度的法典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印度的著名史诗，如《罗摩衍那》(*Rāmāyana*)和《摩诃婆罗多》(*Māhābhārata*)等成为文学作品和造型艺术的主要题材……这一切似乎都说明了印度文化在东南亚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西方学者所以把越南以外的古国称做“印度化国家”，其原因或在于此。

当然，中国的影响也好，印度的影响也好，均是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的，它并不说明这些地区文化的实质，正如英国学者霍尔(D.G.E.Hall)所说，“有关的各个地区并非仅是印度或中国的文化附属物，而各自具有极为明显的个性”。我们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在阐述东南亚古国的艺术发展的时候，既要理顺文化传播的脉络，更要揭示本地区、本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及其风格特点，本书的价值无疑也体现在这些地方。

本书将按国别叙述东南亚美术的发展，这本不是一件容易

做得好的工作。历史上的古国与今日东南亚各个国家的疆域并不重合,比如扶南及其以后的真腊,基本上可以比定为柬埔寨,但它比今日的柬埔寨要大得多。古代骠人和孟人在今日缅甸境内建国,但他们的政权却延伸得很远,不仅泰国有,即使今马来半岛上的古国,如顿逊、盘盘、丹丹、狼牙修、赤土以及越罗,也都是孟人建立的,我们在叙述缅甸和泰国美术的时候自然要提到它们。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追溯爪哇岛上的文化渊源、宗教传播以及政权转移和更替的时候,又不得不再一次提到马来半岛,实际上在今日马来西亚区域内的古代美术与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有着紧密的联系,故而在“印度尼西亚美术”一章中合并讲述,不再单列。

东南亚历史上的古国与今日东南亚各个独立的国家,不仅在民族和文化上有交叉,疆域更是进退不已,用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比喻,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无法用现在的概念比附过去,只能就大致的民族和文化的分野小心翼翼地按地区阐明美术的发展。严格地说,这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国别史,而是一部地域的美术史,本书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撰述的。



目 录



1	总 论
1	第一章 缅甸美术
1	第1节 历史概说
5	第2节 史前文化
8	第3节 林阳与骠国的美术遗迹
16	第4节 蒲甘王朝美术
40	第5节 勃固王朝美术
46	第6节 阿瓦、东吁和贡榜王朝美术
52	第二章 柬埔寨美术
52	第1节 历史概说
57	第2节 史前美术
59	第3节 扶南时期美术
74	第4节 真腊时期美术
86	第5节 吴哥时期美术概说
92	第6节 吴哥早期美术
120	第7节 吴哥古典时期美术
157	第8节 吴哥晚期美术
160	第9节 吴哥时期以后美术
163	第三章 泰国美术
163	第1节 历史概说
167	第2节 美术史分期
172	第3节 史前美术
181	第4节 早期印度化美术
186	第5节 堕罗钵底时期美术
207	第6节 室利佛逝时期美术
213	第7节 罗斛时期美术

228	第8节 兰那泰美术
240	第9节 素可泰时期美术
260	第10节 乌通美术
265	第11节 阿瑜陀耶王朝美术
294	第12节 曼谷时期美术

327 第四章 老挝美术

327	第1节 历史概说
330	第2节 佛教的传播
333	第3节 艺术中心

339 第五章 越南美术

339	第1节 历史概说
343	第2节 史前美术和青铜时代美术
348	第3节 阮朝以前越南北方美术
353	第4节 占婆美术
356	第5节 阮朝美术

358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亚美术

358	第1节 历史概说
362	第2节 史前美术
367	第3节 爪哇美术总论
370	第4节 中爪哇时期美术
411	第5节 东爪哇时期美术
421	第6节 苏门答腊室利佛逝王国美术
424	第7节 巴厘美术
427	第8节 民间艺术

432 图版目录

第一章

缅甸美术

第1节

历史概说

缅甸 (Myanmar) 位于亚洲中南半岛西部, 比邻中国、印度、老挝、柬埔寨, 萨尔温 (Salween) 江和伊洛瓦底 (Irrawaddy) 江穿越其东部和西部奔流入海, 孕育出古老的文明。

早在三四千年以前, 今缅甸境内就居住着土著的尼格黎多人 (Negritos)。后来, 马来 (Malay) 民族系统的原始人进入缅甸, 从事农业生产。大约从公元前 9 世纪开始, 形成现代缅甸人各个主要民族的先民从中国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陆续进入缅甸, 开创了缅甸的历史时期。

在公元 1 世纪左右, 在相当于中国云南德宏地区和缅甸东北掸邦地区, 亦即被称为上缅甸的地方出现了由掸人建立的国家——掸国, 它与中国东汉王朝关系密切。据《后汉书》记载, 掸国于公元 97 年、120 年和 131 年先后三次向中国东汉王朝朝贡, 它的国王雍由调被汉安帝封为“汉大都尉”, 与东汉王朝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掸国连通中、印两国, 是古代东西交通的要地。据说著名的蜀布、邛竹杖之道就经过相当于掸国统治的地区, 从中国四川, 经云南大理、永昌到达印度。这条商道今天被某些人誉为“西南丝绸之路”。它由印度而至阿富汗, 然后在木鹿 (Merv, 今俄罗斯境内的马里) 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会合, 直通欧洲的地中海, 构成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

的大交通动脉。那时候的大秦，亦即古代罗马的使团就通过这条道路到达中国。

与此同时，南方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亦即下缅甸）由孟人（Mons）建立的国家也发展起来。根据佛教的传说，印度的影响在公元前3世纪就到达了下缅甸。公元3世纪上半叶，中国史书首次记载在扶南（古代柬埔寨）西南有佛国林阳。当然，林阳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孟人国家，而是当时许多孟人政权的统称。他们在下缅甸活动的时间很长，一直到11世纪中叶，才由缅族建立的蒲甘（Pagan）王朝统一。

除此之外，4世纪的中国史书还提到了下缅甸的另一个重要国家，即骠人建立的骠国。它在“永昌西南三千里”，“君臣、父子、长幼有序”，也是一个佛国。

骠国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从1世纪到5世纪为前期，以贝塔诺城（遗址在今马圭〔Magwe〕县东郭枝镇西）为中心，中国史书所称的骠国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政权，6世纪至9世纪为后期，以室利差咀罗（Sriksetra，在今缅甸南部的卑谬〔Promé〕附近）为中心，是骠国的强盛时期；2世纪至9世纪的哈林（遗址在今实皆〔Sagaing〕省瑞波县）可作为两个时期的联系环节。

前期骠国，从其在贝塔诺城发掘的遗址以及其他考古材料来判断，尚属于部落联盟的阶段；后期骠国，由于它是以室利差咀罗作为首都，因而又称室利差咀罗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都曾提到过这个名字，但新旧《唐书》仍称其为骠国。

7世纪时，骠国发展到鼎盛阶段，“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疆域东起萨尔温江，西接阿拉干和今印度曼尼普尔（Manipur），北与南诏相邻，南临孟加拉（Bengal）湾。尽管如此，它仍然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据《新唐书·骠国传》，它有属国，还有为数更多的部落。所以当9世纪上半叶，南诏攻灭骠国的都城，骠国衰落之后，骠人文化在这个地方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缅甸西部的阿拉干 (Arakan) 地区, 因为接近印度, 很早就受到印度文明的影响。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 统治阿拉干的维萨里 (Vesali) 王朝就是一个印度文化色彩十分浓郁的政权。估计在这个时期, 佛教和印度教都已传入阿拉干, 著名的摩诃牟尼 (Mahamuni) 大佛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接续维萨里王朝的政权, 其印度色彩也十分明显。从碑铭显示的材料, 它以梵文作为书面语言, 以后出现的王朝则是梵文、巴利文并用。然而, 由于阿拉干山阻隔了它与伊洛瓦底江流域的交通, 11 世纪以前, 一直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 与上缅甸、下缅甸的联系较少。

缅甸早期历史上还有一些不大明朗的小国, 如《后汉书》提到的焦侥, 据学者考证, 或是居于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身材矮小的土著尼格黎多人。至于缅甸谚语“缅甸历史始于太公 (Tagaung)”, 这个传说中的“太公”王朝, 可能并不那么古老, 也并非缅甸历史的起源, 学者们认为, 它最早可能是中国唐代樊绰《云南志》所称的“小婆罗门国”。

以上大致是缅甸 11 世纪中叶以前的情况。

1044 年, 阿奴律陀 (Anawratha) 建立起缅人统治的蒲甘王朝。这个事件在缅甸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这时起, 缅甸历史有了确切纪年。

1057 年, 阿奴律陀攻陷了南方孟人政权的王都直通 (Thaton), 统一了下缅甸。在这之后又西征阿拉干, 东拒掸邦, 修好锡兰 (Ceylon), 使蒲甘成为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

蒲甘缅人在继承骠文化的基础上, 融合孟人的文化, 发展了自己的文化。蒲甘的第三代王江喜陀称他和那伽 (蛇神) 王及格伐帕蒂 (古代孟人守护神) 一起建立了室利差呬罗, 把自己和骠人、孟人结合起来。到 12 世纪、13 世纪的那罗波帝悉都 (Narapatisithu) 时代, 蒲甘已经全面缅化了。蒲甘时代是缅甸历史上的文化高峰, 为后来缅甸文化、艺术的发展树立了模式。

13 世纪后半叶, 中国元朝的军队入侵蒲甘, 蒲甘瓦解。此

时，西面的阿拉干宣布独立，实力强大的掸人三兄弟进而夺取了蒲甘的政权，于1364年建立了掸、缅联合执政的阿瓦（Ava）王朝；南方的伐丽流（Wareru）建立了孟人的王国，到第六代王频耶宇（Binnya U），王国的疆土一直延伸到丹那沙林。1369年，频耶宇迁都勃固（Pegu），史称勃固王朝。14世纪60年代，缅甸形成阿拉干、阿瓦和勃固三国鼎立的局面。

1385年，在上缅甸的阿瓦和下缅甸的勃固之间爆发了持续40年的战争。勃固的罗娑陀利（Razadarit）王利用阿拉干、阿瓦之间的不和，借助中国明朝的力量，削弱了阿瓦政权，为勃固带来了100年的和平，使下缅甸成为商业发达的富庶地区。

1539年，在缅甸东部兴起的莽氏东吁（Taungu）灭勃固王朝，1555年攻占北方的阿瓦，此后30年中，征服了相当于现在缅甸的大部分地区，侵占曼尼普尔、中国云南和老挝的一部分、泰国的大部分，不仅再一次统一缅甸，而且成为中南半岛上在殖民统治之前最大的帝国。它的首都定于勃固，史称第一东吁帝国。然而，这个帝国不久就分裂了，直到1600年再次统一。1635年，东吁迁都北方的阿瓦，史称第二东吁帝国。

1752年，孟族军队攻占阿瓦，东吁王朝灭亡。1753年，雍籍牙（Alaungpaya）定都瑞冒（Shwebo），建立起缅甸历史上殖民统治前的最后一个王朝，史称雍籍牙王朝或贡榜王朝。1766年，贡榜王朝迁都阿瓦，以阿瓦—曼德勒（Ava—Mandalay）为统治中心，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时达到鼎盛。但是，从1824年到1885年，英国先后三次发动了对缅甸的侵略战争，于1885年流放缅王，贡榜王朝灭亡。缅甸的古代史就此结束。